

大会

197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

第三十四届会议

上午 11 时举行

正式记录

纽约

目 录

主席：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页次

议程项目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续):

- (a) 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 (b)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 (c) 技术资料交换网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秘书长的报告;
- (d) 勘探自然资源的多边发展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 (e)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 (f) 筹备 1980 年大会特别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 (g) 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 (h)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 秘书长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第一部分) 1446

议程项目 3:

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续完):

-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 1446

议程项目 21:

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1446

议程项目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续):*

- (a) 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 (b)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 (c) 技术资料交换网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秘书长的报告;
- (d) 勘探自然资源的多边发展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 (e)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 (f) 筹备 1980 年大会特别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 (g) 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 (h)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 秘书长的报告

* 续自第 61 次会议。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 (A / 34 / 676)

1.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首先审议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55 的报告第一部分。这一报告业经推荐予以优先审议。

2. 加西亚·多诺索小姐（厄瓜多尔）（第二委员会报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提出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55 的报告（A / 34 / 676）第一部分。

3. 报告载有一项题为“联合国可可会议”的决议草案，¹ 那项决议草案是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现作为优先项目推荐给大会，建议以同样方式予以通过。

根据议事规则第 66 条的规定，决定不讨论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4. 主席：各代表团对第二委员会就本项目的建议所持的立场已在该委员会内表明，并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录中。

5. 我们现在要对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4 / 676〕第 7 段中提出的题为“联合国可可会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二委员会未经表决就通过了该项决议草案。我可否认为大会愿意照此办理？

决议草案通过(第 34 / 23 号决议)。

议程项目 3

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续完)：*

(b)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
(A / 34 / 500 / Add.1)

6. 主席：如果没有人想就这一议程项目发言的话，我就要请各位代表转而注意全权证书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4 / 500 / Add.1〕第 10 段中提出的决议

草案。该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那项决议草案。我可否认为大会愿意照此办理？

决议草案通过（第 34 / 2B 号决议）。

议程项目 21

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7. 主席：各位代表会记得，大会 1979 年 9 月 21 日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审议此一项目时，它将请特别政治委员会开会，以便为塞浦路斯两族代表提供机会来在该委员会内发言表示自己的意见，并且决定，在此之后，大会将继续审议此一项目，审议时要考虑到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8. 因此，我想提议大会请特别政治委员会于今天下午开会听取塞浦路斯两族代表的意见，然后，大会将于明天上午继续审议此一项目。我可否认为大会同意我刚才提议的程序？

就这样决定。

9. 主席：我想告知大会，从前特别政治委员会专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历次会议都作了逐字记录。我可否认为大会希望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即将举行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会议上沿用同样的程序？

就这样决定。

10. 主席：我还想建议，有关此一项目的辩论的发言报名时间将于明天，即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时截止。我可否认为大会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11. 罗兰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北部的桔树和柠檬树又要开花结实了，而收获果实的人仍将不是它们的合法主人。一条占领线给平静的山川大地添上了难看的疮疤，在这条占领线的那一边，工业、旅游业和农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设施，掌握在一些陌生人的手里，他们不曾为创设和扩充这些设施和投资而辛劳过。196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塞菲里斯曾这样描述塞浦路斯：“她的波浪里会再次涌出阿芙

* 续自第 4 次会议。

罗狄蒂女神”，可是今天塞浦路斯的国土有 40% 却仍在等待正义的来临。

12. 去年，本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要给予这种正义。前年、三年前、四年前和五年前都通过类似的决议。每一年的决议都宣布要伸张正义，而土耳其每一次都对此加以嘲弄。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拉乌夫·登克塔什最近的言论就是这种嘲弄的典型例子。我引用 1979 年 10 月 2 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他所说的话：“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是不存在一个象联合国决议之类的东西的”。当然，说这番话的那个人得到一支全副武装的外国侵略军的有力支持，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可以完全不尊重国际正义、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但与此同时，这番亵渎性的话也反映了本组织的困境。这个组织的初衷本是拯救战后的世界使之免于道义上的沉沦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上的沉沦，可是到头来它却不能拯救自己使之免受那些如此强大而又如此卑下以致可以无视其存在的那些人的嘲弄和卑琐的对待。

13. 塞浦路斯遭到入侵迄今已有五年了，现在人们如何看待象塞浦路斯这样的问题呢？毫无疑问，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上土耳其军事入侵时那些伤心惨日的事件逐渐淡漠而消逝于时间和历史的深处，人们易于根据眼前的景象作出评判，却忘记了问题的起因及其正确的方面。塞浦路斯问题再也成不了报刊的大字标题，因为这一问题已不再被渲染成国际报刊和新闻媒介所认为的具有戏剧性和新闻价值了。它已成了个长期的问题。它已不完全象饥荒那样有新闻价值，而几年来饥荒在全世界每天平均要无情地扼杀 10 万人的生命；它不象绝食斗争、甚至也不象柬埔寨那种破坏性的现象那样有新闻价值，那里的问题虽然规模小得多，却是有新闻价值的。塞浦路斯不是块流血的伤口，而是一种无言的内在痛苦。

14. 要当心这种发自内心的无言的、沉默的痛苦，特别是在事关人类感情的时候，特别是在整个国家的历史自豪感、民族生存和未来希望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更要如此。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本会堂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拒绝听信土耳其宣传中关于所谓“当前现实”的说教。侵略之后的现实无疑是一种既成事实，但谋杀也是一样。我们可曾把谋杀作为现实来对

待？我们是否以这样一种既成事实的有效性作为我们行动的根据呢？

15. 我作的这一番开场白是为了让大家对我们的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诚然，生活还在塞浦路斯继续。城市里挤满了忙忙碌碌地照管看日常业务利益的人们。出于生存的本能、出于生活必需的活动在继续。在日常事务中，人们并不显露自己的感情，说出自己所记忆的事物，但那些感情和记忆依然存在。在每一家、每一座教堂、每一家工厂，在塞浦路斯自由地区长起来的每一棵树，都使人记起过去那活生生的景象，而今这种景象却隐没在占领线那边的阴霾里。说到底，与较低等的动物相比，人类生存的一个崇高而受尊敬的特点，就是人类能够根据过去的任务与未来的愿望来看待当前的事件。

16.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当前对我们问题的答案是谈判，但这问题仍然有其他许多方面。实际上，这问题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个侵略、占领和国际非正义的问题。谈判并不能免去那些人攻击与谋杀毫无防卫者的罪责。你们不会在攻击了人家、企图消灭人家，然后再提出与人家谈判吧？因此，你们应该理解并且赞同这样一点：我们如此经常地表达的想要谈判的强烈意愿，并不表明我们同意下述主张，即必须允许一个国家进行攻击破坏和掠夺，然后再谈判解决的办法。在塞浦路斯的事例中，谈判是一种必要的行动，而不是原则问题。我很高兴在我们私下的交谈中，大多数代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17. 所进行的谈判迄今毫无结果。今后仍然要抱乐观态度试行谈判。这些谈判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那就是上土耳其那些暗中操纵者和塞浦路斯土族高层领导人的心境、不可告人的用心和目的。对过去五年来发生的事件来一番事后分析就可看出，登克塔什一贯不变的梦想就是瓜分这个国家，尔后很可能来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

18. 实际上，自 1954 年以来，登克塔什被一直在按这个方针进行活动。我们在过去的讲话中向你们大声疾呼过，讲了几十件事实和言论，足以证明登克塔什的上述目的。我们指出过登克塔什的种种花招、

推诿之词以及为破坏两族间的每一次谈判或修好的进程所下的功夫；指出过他那不正直的提议和主动表示，而细察之下，这些提议和主动表示都是空洞无物的；指出过他的虚荣以及他想把自己封为被外国军队占领的领土和被迫处于分割状态之下的人民的统治者的欲望。我们一再提到过他那狡猾的阴谋以及他出于权宜之计订立了协议后又加以撕毁的做法。请相信我，描述登克塔什的心理过程实在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19. 从下面四个例子中可以看出登克塔什目的和方针的实质。

20. 首先，登克塔什先生 1978 年 11 月 28 日在纽约发表声明说：“我个人认为，建立一个分开的国家的时刻已经来到”。在这之后，1978 年 12 月 2 日在安卡拉他又发表声明说：“我来到安卡拉并且申明，我认为，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一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21. 其次，1979 年 3 月 14 日土耳其报纸《喉舌报》上登载一条消息，说登克塔什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除宣布独立之外别无他途。

22. 第三，塞浦路斯土族政治领导人杜尔杜兰于 1979 年 9 月 16 日发表声明说，登克塔什彻底破坏了 1979 年 5 月 19 日的协议，并说登克塔什的政府永远不会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23. 第四，塞浦路斯土族政治领导人厄兹居尔 1979 年 11 月 9 日对土耳其报纸《新秩序》发表谈话说：

“产生于登克塔什的民族团结党的那个政府正通过它的政策企图促使塞浦路斯分裂。登克塔什不允许希土两个民族和睦相处。他阻碍塞浦路斯土族人的组织与塞浦路斯希族人的组织举行会晤；他禁止塞浦路斯土族人申请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护照。登克塔什的政党由于它所采取的态度和奉行的政治路线而无助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24. 因此，我们过去五年中就登克塔什的意图发表的观点、讲话和论点已经毫无疑问地为登克塔什的白白以及塞浦路斯土族政治领导人杜尔杜兰和厄兹

居尔的言论所证实，他们两人在所谓的塞浦路斯上族国会中控制着 28% 的席位。

25. 这方面的用语是简练明确、毫不含糊的。登克塔什正在把这个国家引向分裂；他正在播下分裂的种子；他正在试图把塞浦路斯分裂成两部分。他正在土耳其的军队和武器的支持下炮制一个新的拥有主权的政权。这是一种不祥的事态发展，因为它证实了我们自己对于登克塔什的目的和他所设想的统治形式的调查结论和担心。他期望把那种统治形式强加于由土耳其的坦克组成的占领线的那一边。不过，与此同时，在杜尔杜兰和厄兹居尔两人的言论中也有一种吉祥的调子，它表明在塞浦路斯上族人当中仍有清醒的呼声，而且我可以告诉诸位，这样的呼声是很多的。

26. 鉴于登克塔什的上述姿态，我怀疑在登克塔什掌权的情况下，谈判怎么能有成果。

27. 大家每年都要我们谈判。每年都为这一目的而进行艰苦的努力。但这些谈判所谈何事？就上土耳其和登克塔什而言，他们只是绕着一个轴转来转去，这个轴就是分裂。你们和我们考虑的是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土耳其和登克塔什考虑的是分裂。你们和我们想的是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上的统一国家；土耳其和登克塔什想的是分裂。你们和我们想的是土耳其侵略军的撤出；土耳其和登克塔什想的是把外国占领永久化，以便使分裂的局面永不消除。你们和我们认为联合国确实存在并且已通过一些决议；而对于登克塔什先生来说，这些决议并不存在。

28. 难怪过去五年中为达成一项关于塞浦路斯的协议所作的努力一直是一个悲哀的故事。

29. 本大会可能认为坐在谈判桌旁的塞浦路斯希族对话者理所当然永远会是一个竭尽全力谋求解决我们问题的人。你们当中有些人不时暗示说，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局势就会凝固，并变得不易扭转过来。说得对，说得很对。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应该朝着什么目标加紧行动？是登克塔什先生的“分开的国家”，还是为厄兹居尔先生所证实的“分裂”？我们想为达成解决办法而迅速行动，但我们不想为分裂而过于迅速地行动。假如登克塔什意在单方面宣布独立，难道我们应该赶紧表示接受类似的东西吗？

30. 在两族会谈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代表出席本大会的 152 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土耳其拒绝倾听你们集体的呼声，但你们私下向上土耳其提供的劝告和建议却可能证明更有成效。那些在安卡拉执政的人必须从外交方面或非外交方面倾听当今世界以 3000 种语言和方言中每一种语言发出的下述呼声：它必须从塞浦路斯撤出它的军队和军事装备，它不应该鼓励登克塔什之流分裂的狂妄梦想及由此造成的破坏。我认为，达成正确解决办法的捷径不在于我们的“迅速行动”，而在于安卡拉迅速改变想法。各位代表私下的建议所作的贡献将证明是巨大的。你们与安卡拉谈判并不是干涉土耳其的内政，因为侵略塞浦路斯不是任何人的内部事务。那是一个国际问题，从地理上讲它位于被我们的时代最残酷无情的政治和经济动乱所围困的一个地区的中心。为达成解决办法或者甚至为就实质问题取得一定进展而作出贡献，是符合你们每一位的利益的。任何这样的进展都将成为在中东、地中海、欧洲和全世界向前迈进的一步。

31. 1979 年 5 月 19 日，基普里亚努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之间就恢复谈判达成一项协议〔见 A/34/610 和 Corr.1，附件五〕。这项协议是在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作了艰苦和值得赞扬的努力之后达成的。他亲自出面，以其勤勉和决心使得达成这项决议成为可能。我们过去多次明确说过，而且现在再说一遍，我们准备而且一向准备在这项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登克塔什并不准备这么做。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事先并且甚至在不进行讨论的情况下接受该协议中没有规定的一些条件。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与他从前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可是，既然这样，我们向何处去呢？

32. 大会审议这个问题从那次入侵到现在已经是连续第六年了。从前的各项决议至今没有得到执行并且被置之不理。这是一种耻辱，但并不妨碍我们向你们求助，这种帮助在一切没受土耳其的傲慢态度影响的领域都是有益的。你们对我们事业的赞助不仅支撑着我们对于未来的公正解决所抱的希望，而且给了我们的政府以国际承认。这种国际承认构成了我们在财政、贸易、文化和政治领域所取得成就的基础结构。

33. 除了过去决议中涉及的那些问题之外，今年我们求助于大家的三个主要问题都是有充分根据并得到证明的。我们希望把下述事实记录在案：我们已向本大会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已向各位陈述了我们采取目前立场的基本理由，尽管由于策略和政策上的原因，可能不会答应我们的一些要求。

34. 第一个问题是制裁问题。由于土耳其悍然违反了它自己根据宪章所应承担的义务，所以我们有正当的权利要求对它实行制裁。在本组织受到某个会员国傲慢行为的公然违抗而且蒙受屈辱的情况下，如果制裁不是适宜的补救办法，那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采取制裁措施呢？说到底，我在这里所提的与土耳其常驻代表埃拉尔普先生 1979 年 11 月 8 日就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在本大会发言〔第 59 次会议〕时所提出的建议并无任何不同。埃拉尔普先生那时谴责了南非军队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对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侵略。他是这样谴责人家，而他自己国家的军队却对塞浦路斯犯了完全一样的罪行。埃拉尔普先生还说，由于南非对抗联合国所作的努力，因此必须对南非实行具体的、决定性的措施，其中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我认为，这番话好极了，我不必再多说什么，而只想说，凡是适用于南非的自然也适用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

35.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际会议。鉴于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对话并要求任命一个关于塞浦路斯的委员会，我们并不迫切要求今年就举行这样的会议。然而，我们希望能在决议中反映我们的原则立场，并希望保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求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权利。

36.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设立一个关于塞浦路斯的委员会。有了这样一个委员会，我们就可以在为落实联合国决议而作出努力的过程中采取新的行动。另外，这样一个委员会将有助于秘书长的的工作。在我们私下会晤期间，我们已经向各位提供了有关这个委员会及其职权范围的细节。

37. 这番话的焦点是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它的人民的苦境以及一个愿意帮忙的国际社会未能采取

补救行动。从这番话中可以得出的正确结尾是什么呢？人们也许会建议来一段激烈的话，提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和显然的不公。然而，这不是我想要采取的做法。我要呼吁大会毫不宽容地采取行动，谴责土耳其长期来采取的蔑视行动。不过，同时我也要向塞浦路斯上族人伸出善意和友谊之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靠各位的帮忙。现有的兆头并不是吉祥的，但我们重建国家的意志使得这些困难相形见绌。我想提醒塞浦路斯上族人，眼下支撑着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力气是人为的、暂时的、不牢靠的。今天，它在理论上可能是脆弱的；明天，它在实践上也将是脆弱的。

38. 外国占领军将证明是破坏的工具而不是建设的工具。长期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坦克的盖子上。让我们在自由和统一的塞浦路斯和平的大地和山岗上建立起长期的繁荣。

39. 克雷塞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从1974年7月的悲惨事件给塞浦路斯共和国带来严重后果以来，五年多时间已经过去了。

40.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组织一直在其有关的文件中指出持久、公正、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但尽管如此，我们今年又一次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个备受折磨的国家的人民仍然前途未卜。

41. 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仍未得到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是在不受外来干涉和塞浦路斯岛上没有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的情况下，在一个统一和不结盟的国家中生活和工作。尽管塞浦路斯政府已在自己的国家内成功地为20万名难民提供了体面的住房，但那些难民仍然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园。许多失踪者的下落还有待说明。

42. 面对这些事实，我国代表团不得不说，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仍然受到严重威胁。鉴于外国军事基地继续在塞浦路斯存在，而且还没有为撤出驻在该岛外国军队着手采取任何决定性措施，情况就更是如此。

43.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遇到的真正困难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某些人坚持这样一种军事观念：使这个岛国成为北约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从中东地区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来看，这一计划已带有新的危险性。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关注和忧虑的心情看待这些人企图干涉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内政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施加压力以便就此问题达成符合北约利益的解决办法的行径。这种做法和任何倾向于鼓励塞浦路斯分裂的概念都加剧着东地中海的局势。由于反对缓和的集团在该地区进行的活动，那一地区的局势已更加紧张。

44. 今年夏天，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总书记宣称，塞浦路斯的最顽固的敌人过去不希望、现在仍不希望塞浦路斯希族和上族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真正自由的家园中。这些敌人希望两族人民生活于分裂和敌对的状态之中。他们希望看到塞浦路斯成为一个分裂和被占领的国家并成为北约的军事基地和马前卒。

4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赫尔辛基最后文件²的规定为根据，并且无保留地赞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莫斯科宣言³以及1979年5月14日至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公报〔见A/34/275-S/13344，附件〕，因而我们主张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46. 可以根据在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支持下达成的十点协议制订一个稳妥的折衷方案。那个协议是今年早些时候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和拉乌夫·登克塔什先生举行会晤所取得的结果。我国代表团认为，塞浦路斯两族间的会谈是朝着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内部政治方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47. 为了不辜负人们对恢复两族会谈以解决折磨着塞浦路斯人民的主要是人道主义的问题的高度期望，有关各方必须表现出善意、耐心并愿意作出让步。塞浦路斯的某些集团无视两族间的现有安排和联合国决议所进行的活动，危及那个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统一，对缓解无论是塞浦路斯希族人或塞浦路斯土族人的痛苦都是不适宜的。

48. 一段时间以来，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途径是以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和随后的一些决议以及安理会第 365 (1974) 号决议的形式存在的。现在象过去一样，塞浦路斯局势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基本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必要时由安理会本身采取这种措施来全面落实这些决议，应被视为一项优先任务。在解决难民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就可以证明双方认真打算使两族会谈取得进展。这将促进这种会谈，给它以新的动力并改善总的气氛。

49.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于 1978 年春提出了一些建议，内容是立即实现彻底裁军和该岛的非军事化，其中包括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消除塞浦路斯境内现存的军事基地。⁴ 这些建议今天仍然有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支持这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实施将是向实现东地中海地区的缓和迈出的真正一步。

50. 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召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提议的国际会议。⁵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塞浦路斯的支持。这样一个会议很可能会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并可对付单方面解决该问题的企图。

5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是由友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密切的双边关系正在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而有利于两国。

5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是声援和支持塞浦路斯人民正在为以民主与和平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进行的正义的反帝斗争。根据这种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将忠于它的既定立场。声援塞浦路斯的主张得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年 7 月纪念国际声援塞浦路斯周的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53.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信，解决这一已经造成多年危机的问题，将大大有助于巩固世界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将有利于按照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条款扩展缓和进程。

54.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他想行使答辩权。

55.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不想对塞浦路斯希族政权的代表罗兰季斯先生所提出的错误说法进行驳斥，因为我将于星期一上午发言，到时候他会得到全面的回答。

56. 不过，我感到简单地讲几句还是需要的。

57. 首先，让我们澄清重要的一点。在塞浦路斯并没有占领军。那里有一支土耳其维持和平部队。自塞浦路斯希族在塞浦路斯的篡权者所进行的屠杀和迫害在 1963 年开始以来，这支部队第一次给塞浦路斯土族人带来了和平与安全。这是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一旦通过两族会谈在塞浦路斯建立起真正的和平，这支部队就准备撤出。

58. 刚才有人提出错误的说法，说什么土族人意欲单方面宣布独立。关于这一点，我想念一下近在 1979 年 8 月 12 日发表在一家塞浦路斯希族日报《今日报》上的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代表帕巴多普洛斯先生作出的。他说：

“我没有任何信息和证据可以证明塞浦路斯土族正在进行任何宣布独立的活动。我只是在宣读一些夸大的塞浦路斯希族报刊的报道和塞浦路斯希族发言人的一些夸大的言词。这些东西大多是归因于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歪曲和夸张的报道说。比如，我研究了题为《查加塔伊也扬言要宣布独立》的报道。当我读过查加塔伊先生的声明后，我发现他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威胁。同时我还注意到有报道，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已经开始了一场精心组织，配合紧密的启蒙运动，并正在采取卓有成效的主动行动。所有这些表明，制造出的关于紧张局势的谣言是人为的，而且是那个塞浦路斯希族政府及其报刊编造出来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意在颂扬某些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伎俩，因为如果呼吁别人来救我们脱离并不存在的危险，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信誉，而在我们真正有危险时他们就不会来援救我们了。”

说这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代表帕巴多普洛斯先生。

59. 正如大家可以看到，有人企图在国际社会的每一个层次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就是塞浦路斯的上族人正在谋求分治或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很显然是一种旨在使现存局势永久化的花招，而塞浦路斯希族当局的目的也在于此。他们觉得目前这样一个分裂的塞浦路斯国对他们有长期的益处，因为他们富有，他们享有独占的主权和权力，而且他们不想与任何人分享这种权力，甚至不愿以联邦制的形式与别人分享权力。

60. 最后，罗兰季斯先生一开头就提及本机构即联合国的困境。实际上，本机构的困境就在于它未

能防止象有人今天上午对我们提出的那种不正当的指控和歪曲事实的说法。

中午 12 时散会。

¹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4/676, 第2段)说, 该项决议草案同时也在议程项目 56 项下提交该委员会。

² 1975 年 8 月 1 日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³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年, 1978 年 10 月、11 月和 12 月份补编》, 文件 S/12939。

⁴ 见《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届特别会议, 全体会议》, 第 2 次会议, 第 145 段。

⁵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九年, 1974 年 7 月、8 月和 9 月份补编》, 文件 S/11465。